

严世蕃充军途中顺利逃跑回到江西



当年明月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严嵩倒台后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三个杰出的政治家各施手段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三人都是实干家，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；同样又都是阴谋家，铲除异己心狠手辣。而这两点又以张居正为最：一条鞭法和考成法的改革措施惠泽万民，泽及百代；顺我者昌、逆我者死，虽杀门生亦不眨眼。

且说严世蕃入狱了，严嵩倒台了，在很多人看来，徐阶同志的屁股即将挪到首辅的宝座上，事情已经圆满结束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结束。

历史小说

事实上，严嵩之所以能够超越之前的杨廷和、郭勋、张璁、夏言等人，成为最为强大的权臣，靠的绝不仅仅是严世蕃的聪明，还是他的同党。因为一直以来，严嵩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

刑部右侍郎鄢懋卿就是上述人等中的一员，自投靠严嵩以来，他做了很多坏事，正是在他的建议之下，杨继盛最终被杀，作为回报，他获得了管理盐政的美差，捞钱简直捞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，之前嘉靖同志每年只征六十万盐税，他上任之后，竟然要求改征一百万，既可以讨好皇帝，又能够趁机敲诈地方，不愧为奸人本色。

所以当严嵩下台的消息传来时，他立即找来了严党的同伙，紧急商量对策。鉴于严嵩已经退休回家，在仔细分析形势之后，鄢懋卿决定了第一步行动计划——解救严世蕃。

但这件事谈何容易，严世蕃由皇帝下旨查办，涉及严重经济犯罪，住的是京城模范监狱，不是打架斗殴关进派出所，等人担保就能搞定的。更麻烦的是，这件案子是皇帝交办，按例由三法司会审，而所谓三法司，是指大理寺、都察院和刑部。所以要想捞人，必须摆平这三大部门，一个都不能少。

鄢懋卿是刑部右侍郎，刑部的事情自然好办，但严嵩已经倒了，内阁没有说话的人，大理寺和都察院怎么解决？这就是鄢懋卿面临的大致情况，看上去确实很难办，但事实结果告诉我们，他做到了：

经过三法司会审，一致认定严世蕃贪污罪名成立，查实金额

共八百两，着令发配雷州充军。

多年的工部侍郎包工头兼机要处长，原来只值八百两，还真是个吉利数字。当然了，处理结果也不可谓不重，所谓雷州，就是今天的广东雷州，在当年是著名的蛮荒之地，到那里充军十有八九回不来。但历史对我们说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死缓可以转无期，无期可以转有期，有期再转保外就医，事情就解决了。严世蕃自然也不例外，但他的方法比较简单——逃跑。

这位兄台刚走到半路，不知是买通了押送人员还是自行决断，竟然就这么跑了回来，按说要是逃犯，总得找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藏起来，起码没有人认识自己。可严世蕃实在是艺高人胆大，他竟然跑回了江西，堂而皇之地住下来，照常上街买菜东游西逛，比衣锦还乡还衣锦还乡。

重大贪污犯变成八百两，充军充回了家，严党的势力确实超出了徐阶的想像，但当他正准备回击时，皇帝突然下达了一道谕旨，正是这道谕旨使事情再次失去了控制。

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说句寒酸话，就算是条狗，养二十多年也有感情了，何况严嵩长得比狗精神得多。所以在驱赶了严嵩之后，嘉靖便感到了一种孤独，很快，这种孤独就演变成了同情，于是他下令：“严嵩退休了，他的儿子也已伏法认罪，今后有人再敢上与鄢应龙相同的奏折，立斩！”

在谕令中，严嵩看到了希望，而在他的儿子那里，他找到了反败为胜的方法。严世蕃

依然十分沉着，他告诉自己的父亲，虽然事已至此，虽然徐阶已经成为首辅掌握重权，但他并不是坚不可摧的，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，只要突破一个人——蓝道行。

行动开始，严嵩先命令朝中的同党送钱给蓝道行，希望他反戈一击，指证徐阶策划此事，事成之后保证升官发财。蓝道行拒绝了。既然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，严嵩出钱买通了宫中的太监，指使他们诬陷蓝道行，并将其关入了监狱，更为恶劣的是，他还疏通狱卒，对蓝道行严刑拷打，百般折磨，逼他诬陷徐阶（似乎也算不上诬陷）。蓝道行依然拒绝了，虽然他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却始终不吐一字。软的硬的都不吃，严嵩纳闷了，在他看来，蓝道行不过是个江湖骗子，一个吹牛的道士而已，怎么会如此强硬？

从道士到钢铁战士，只是因为一件东西——信仰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信仰是最为坚固的物体，一旦坚持，就很难动摇，而金钱、美色在它的面前，是极为软弱无力的。蓝道行是一个道士，但他却信仰工学，他相信，在这位传奇人物的光明之学中，他能够找到真正的光明。所以无论是利诱还是威逼，金钱还是皮鞭，他都绝不屈服。这就是信仰的力量，是任何物质无法动摇的力量，而对于这些，利欲熏心的严嵩，是永远无法理解的。

蓝道行挺住了，徐阶也挺住了，严嵩一击不中，再次开始了等待，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皇帝会逐渐想起他，同

情他，到时配合朝中的严党势力，他必定能东山再起。

令人费解的，却是徐阶的态度，严嵩此次大举进犯，可从头至尾，他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，更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起反扑，虽然这对他而言十分容易。

政治家是这个地球上最坚忍的动物，他们从不轻举妄动，只有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，才会发动最后的猛击。经过严世蕃和蓝道行事件，徐阶已经看清了严嵩的真正实力，他知道，虽然自己身居首辅，但是严嵩对皇帝仍有着相当的影响力，而在朝中，严党依然拥有强大的势力。所以现在只有等待，等待对手的下一个破绽，它一定会再次出现。于是，徐阶对严嵩的攻击不但毫不在意，反而还经常写信问候在南昌的严嵩，恭祝他身体健康，多活几年。他明知严世蕃擅自逃窜回家，也不派人去查，就当作不知道。

更有甚者，在徐阶成为首辅之后，他的儿子曾经对他说过，老爹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现在终于熬出头了，应该找严嵩报仇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徐阶竟勃然大怒，破口大骂：“要是没有严大人，我哪有今天的地位，你怎么能够这样想？”

对儿子都这样，对别人更是如此，久而久之，这些话都传到了严嵩的耳朵里，让他深有感触。严世蕃放心了，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逃兵身份，堂而皇之地在江西盖豪华别墅，准备当土财主，享受之前十几年的腐败成果。然而狂得过了头的严世蕃并不知道，徐大人

此时正在挖坑，一个比上次更大的坑。因为所谓复仇，从来都不是热菜，而是冷盘。

正如所料的那样，麻烦很快就来了，但肇事者不是严世蕃，而是另一位老熟人——罗龙文。这位仁兄前面已经介绍过了，他是胡宗宪的同乡，为剿灭徐海当过卧底，立过大功，但之前也说过，此人心胸狭窄，好挑是非，不太讲道理。所以在胡宗宪倒台后，他因势利导，不知钻了谁的门路，竟然投奔到了严世蕃手下，所谓臭味相投，两人很快结成知交。

既然是知交，严世蕃充军，罗知交也充军，同理，既然是知交，严世蕃当逃兵，他自然也当了逃兵。不过他并没有逃到江西，而是再次审时度势，投奔了他的当年的敌人——倭寇，成为了逃兵兼汉奸。虽说饭碗有了，但抢劫毕竟是个高风险的活，不比在京城里自在，久而久之，罗龙文越来越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，也越来越痛恨坑他的邹应龙与徐阶，经常对人大声疾呼：“必取邹应龙与徐阶的首级，方泄我心头之恨！”

天真的罗龙文并不知道，作为严世蕃的重要同党，从他逃跑到投奔倭寇，都有人在一旁监视着他，看着他由逃犯成为抢劫犯，却从来没有人去制止。因为在徐阶看来，这个人现在的举动，将会成为诛杀严世蕃的利器。得知这句话后，徐首辅立即开始了行动，他不但将此话向皇帝上奏，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，还调派大量锦衣卫保护自己及邹应龙的家，并公开表示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。

玉田和王天来为陈艳南打起来了



张继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乡村爱情讲述大学生谢永强与农村女青年王小蒙、养花大户赵玉田与刘英等几对青年之间恋爱的故事，多角度地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当代农村青年的爱情生活画卷……

[上期回放]

李大国想撮合一下王天来和陈艳南，陈艳南不喜欢王天来，不肯答应。刘能非要玉田把陈艳南赶走，为此，他计划长住玉田家，监视他的行动。谁想到，刚去的第一天晚上，他就因为犯迷糊睡着了，睡着的他还稀里糊涂把头插进了身边的玉田娘怀里。

同步热播

刘大脑袋决心以后远离谢大脚，他还把这个字写成座右铭，时刻谨记。

王云向谢大脚透露了她对刘大脑袋的喜爱。谢大脚就去刘大脑袋跟前，跟他说这个事。刘大脑袋虽然对谢大脚不敢再有想法了，但他觉得王云离他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，不肯轻易答应。为了摆脱王云，他甚至想赶紧把考察报告写完，好早点离开村子。

谢大脚到城里去逛，结果在一家厂商碰到了王大拿和买木生。王大拿非要给谢大脚买衣服，推辞不掉，谢大脚只好拿着了。这事让长贵好不容易平息的心情又乱了。

王天来又在村口等陈艳南了，当然，手里还拿着花。陈艳南看见王天来有点害怕，刹住车，有转身走的想法了。王天来把花塞给陈艳南。陈艳南说：王天来，你别走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过，我非常认真地告诉你，咱们是不可能的，所以，这样的事以后再也别做了好不好？

王天来说：可是我想做怎么办？陈艳南无语可说。

王天来笑着说：我走了。王天来说着就跑。陈艳南看着花，无可奈何地说：这人，怎么这样！

玉田看见陈艳南带来一束花，就变得有点不冷静了，非要陈艳南说出花是从哪里来的不可。陈艳南说：有告诉你的必要吗？玉田说：太有必要了。艳南，求求你告诉我到底是谁送的好不好？玉田抓住了陈艳南的手，都把陈艳南的手抓疼了。玉田很认真地说：你要不告诉我，我就一直这么

抓着，你信不信？陈艳南说：赵玉田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你咋什么事都想知道呢？好好好，你松开我，我告诉你。

玉田松开陈艳南的手。陈艳南说：是王天来。赵玉田的火好像迅速就上来了，说：好小子，原来是他！玉田没说话，拿起王天来送陈艳南的花，大步走出。

王天来跟香秀正在给病人看病。玉田气呼呼地冲进来，大声喊：王天来，你给我出来。王天来说：干吗？玉田把花往王天来面前一扔，说：看见了吗，你装糊涂啊，我告诉你，人家不喜欢你，以后，不要再骚扰人家。玉田扔下花就走。王天来追出。王天来说：赵玉田，我送花关你什么事？你不是想人家的好事吧。

玉田辩解道：你胡说些什么，我怎么想她的好事，我只是，她是我的工人，我有权保证她的安全。王天来笑了说：工人，你管她工作，还能管她谈恋爱？玉田说：我就要管。王天来说：我就不让你管。玉田说：我还非管不可，以后，我只要发现你再对陈艳南有什么不轨行为，别说我对你不客气。

两个人就拉扯起来。香秀喊着：别打啊，别打啊。一帮看热闹的人都包围过来。谢大脚、王云、谢广坤、刘英娘都来了。王天来与赵玉田已经打了一处。王云说：天来这孩子挺老实的，这到底是为了啥呀？

香秀说：为了陈艳南。刘英娘说：啊。

刘能在往茶壶里倒着茶叶，他一会儿感觉倒多了又倒出来一点，一会儿感觉又倒少了，再往里面加一点。刘英

娘跑进来，说：你还有闲心弄这个。刘能说：咋的了？刘英娘说：赵玉田跟王天来打起来了。刘能说：跟王天来打干吗？刘英娘说：说是因为陈艳南。刘能笑了说：让陈艳南走的好时机就要到了。

玉田、王天来还在吵着。刘英、赵四、玉田娘跑了过来。刘英站到玉田面前说：赵玉田，你一个结了婚的人，跟人家王天来争什么风？吃什么醋？我这回说死也不会跟你过了。刘英哭着跑出。

刘英跑到刘能面前就说跟赵玉田没打过。刘能拉着刘英回到现场。王天来与玉田早已分开，两个人只是互不服气地哼着。刘能趁机提出让陈艳南走。玉田当然不肯答应。陈艳南知道这事以后，主动离开村子，回到了镇上。

谢永强听说陈艳南回到镇上的事，就找到了镇上。他想把陈艳南请回去。齐三太已经给陈艳南打了电话，陈艳南很快就来了。永强说：我一直在山上，我要知道你在赵玉田那边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我早就过去请你了。

陈艳南说：你不怕王小蒙生气啊？谢永强说：原来怕，现在不怕了。陈艳南说：为什么？谢永强说：心情已经不一样了。陈艳南看着谢永强，答应下来。陈艳南的再次到来，让赵玉田和王天来都很兴奋，他们几乎都在第一时间跑来了。玉田扛着一张铁锹，王天来背着药箱，他们都是半道上听说陈艳南来了。陈艳南有些惊异地看着他们。

陈艳南说：你们，你们来干吗？赵玉田说：我来叫你回去

呢，我正要去苗圃呢，一听说你到这边来，我就跑着来了。陈艳南说：我回去，刘英能愿意吗？玉田说：她不愿意我就跟她离婚。陈艳南吓着了，说：我的天哪，我可不愿因为我在我你那干，闹得你们离婚。玉田，你踏踏实实跟刘英过吧，我不敢再去给你们添麻烦了。

王天来附和着说：就是，都错过婚的人了，还这么花心干吗，弄不好要犯法的，知道不知道？

玉田推了他一把说：一边去，你跟在后面捣什么乱。王天来说：我这不是捣乱，要说，我比你更有资格，我，未婚。陈艳南不高兴了，说：你胡说什么？王天来说：艳南，我一点都没胡说，我是真心的，我正在给人看着病呢，一听说你来了，就丢下病人来看你，这几天不见你，你不知道我的心，我的心……

王天来找不到合适的词了。玉田说：你的心怎么了？王天来说：就跟没活了一样。玉田说：那你怎么还活着呢，谁信你的鬼话，艳南，别听他的，跟我回去吧，我的苗圃更需要你。

玉田说着就要上前拉陈艳南。王天来不干了，说：干什么干什么，要抢啊。陈艳南说：你们都快点走，你们都快一点走好不好。但是他们都不愿走。陈艳南喊着：永强！

谢永强正在打井架旁边跟王技术员谈事，听到喊声连忙跑了过来，说：大白天的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胡闹！

陈艳南走到谢永强身后。玉田说：大学生，你不怕王小蒙跟你翻脸啊？谢永强说：就

是陈艳南不回来，该翻脸也照样翻。玉田说：我知道，你心里喜欢王小蒙，王小蒙也喜欢你，你们的原因主要是性格太强了，沟通沟通就好了，你们才是真正的一对，你不会因为陈艳南跟王小蒙分手吧？

谢永强笑着说：你自己的事情还没处理好呢，就来教我了，不需要，我看你还是去苗圃吧，别耽误了你干活。玉田不理继续问谢永强：你真不怕王小蒙知道？谢永强说：怕我就不让陈艳南再回来了。玉田笑了说：你真不怕，我就到村里帮你宣传宣传。玉田说：那我真去了。

玉田走出。王天来有点看不起玉田，他说：什么人那是，还要去宣传，小人的做法，我不干那个，咱要干就干光明正大的。谢永强说：你干什么光明正大的鬼话，王天来走到陈艳南面前扑通一声跪下来了。陈艳南吓坏了。谢永强也有些意外说：王天来，你干什么？王天来说：艳南，我喜欢你，你嫁给我吧。陈艳南一听吓得一下子跑到果园深处去了，不敢出来。

赵玉田真给谢永强在村里做宣传了。他用铁锹拍着地喊：大家注意了，陈艳南又回来了，在谢永强果园工作呢……陈艳南又回来了，在谢永强果园工作呢……

王小蒙进城送货，在村头正好与前来上班的陈艳南遇到了。王小蒙忽然觉得有话要对陈艳南说，就让司机把车停了下来。王小蒙把自己和刘永强之间的感情问题讲给陈艳南听。陈艳南表示她来的目的只是想帮帮永强。